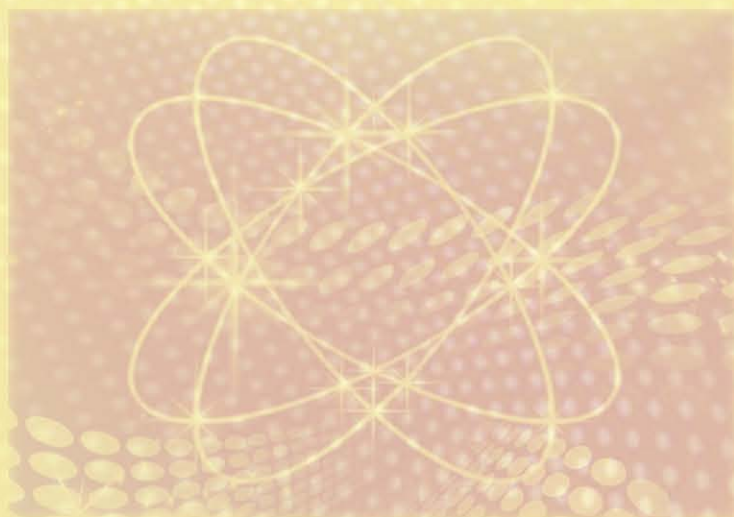


华 西 语 文 学 刊

第四辑



《华西语文学刊》编辑委员会

主办单位：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主 编：傅勇林

执行主编：王维民

编 委（按姓名音序排列）：

柏 桦（西南交通大学）	曹顺庆（四川大学）
陈贻绛（北京大学）	杜青钢（武汉大学）
傅勇林（西南交通大学）	顾 彬（德国波恩大学）
何元建（香港中文大学）	黄宝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黄德宽（安徽大学）	刘 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刘象愚（北京师范大学）	林 克（西南交通大学）
罗志田（北京大学）	区 钊（中山大学）
潘文国（华东师范大学）	彭广陆（北京大学）
钱文忠（复旦大学）	史金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唐跃勤（西南交通大学）	王超贤（北京大学）
王东风（中山大学）	王维民（西南交通大学）
王向远（北京师范大学）	王元鹿（华东师范大学）
徐开来（四川大学）	徐盛桓（河南大学）
许 钧（南京大学）	杨武能（四川大学）
姚小平（北京外国语大学）	臧克和（华东师范大学）
张维鼎（四川大学）	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
赵振江（北京大学）	朱志瑜（香港理工大学）

本辑执行主编：

任显楷

本辑执行副主编：

唐 均 侯斌英

本辑责任编辑：

学者访谈——任显楷

红诗译萃——唐 均 刘名扬

语言文字研究——唐 均 王俊棋 侯斌英

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任显楷 侯斌英 王俊棋

红楼梦研究——任显楷 侯斌英

史学研究——任显楷

书评——任显楷 唐 均

本辑编务：

高红霞 张纯一 黄 玮

目 录

学者访谈

德国波恩大学顾彬教授访谈录·····	(1)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孙玉明研究员访谈录·····	(8)

红诗译萃

《咏子规》译萃续·····	(16)
英译文(一)·····	黄新渠(17)
英译文(二)·····	方开瑞(18)
德译文·····	[德]吴漠汀(19)
斯洛伐克译文·····	[斯洛伐克]黑山(20)
俄译文·····	詹德华(21)
现代希伯来译文·····	徐哲平(22)
阿拉伯译文·····	劳凌玲(23)
泰译文·····	李兴红[泰]Samniang Fahkrajang(24)
彝译文·····	朱文旭(25)

语言文字研究

东巴文音补初探·····	邓章应(26)
彝文干支字初探——兼与汉字干支字进行比较·····	朱建军(32)
国外语言相对论研究的重新兴起·····	刘云红(38)
现代汉语定中式[V+N]和歧义[V+N]短语中名词的特征考察·····	唐依力(46)
日语指示词「これ」在法律文中的运用·····	马燕菁(52)
浅析越南地名的文化内涵·····	黄强 黄健红(58)
《官场现形记》中的谚语特色·····	刘钦荣 孟昭泉(63)

从甲骨文与纳西东巴文的合文比较看合文发展趋势·····	李小希 (73)
埃及圣书字和楔形文字音补的比较·····	张春风 (84)
语言重心与学科内涵——“国际私法”命名和译介的历史考索·····	樊英杰 (90)
百年建瓯方言研究综述·····	卢 芸 (96)
浅析英语新闻中委婉语的社会功用·····	蔡 蕾 (103)

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

东方女神的再生——析郭沫若对歌德“永恒之女性”的艺术嫁接与超越 ·····	华少庠 (109)
诗人穆旦——查良铮在文学史上的再接受·····	栾 慧 (115)
病蚌成珠，诗人之所以为诗人——海子《麦地与诗人》细读·····	唐 月 (121)
《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中人物关系的精神透视·····	方 草 (125)
试析施林克小说《朗读者》中“罪责”主题的呈现·····	冯 然 (132)
校园版的纳粹运动——解读德国电影《浪潮》·····	张 旭 (139)
德国表现主义电影初探——《大都会》的表现手法分析·····	先 玥 (146)

《红楼梦》译介研究

从文化背景看两部《红楼梦》俄文译本的差异·····	高玉海 (152)
平湖与《红楼梦》出海·····	王正康 (157)
冷观《红楼梦》在海外的传播·····	林宪亮 (166)
心·病·美——对《源氏物语》与《红楼梦》中“病态”的考察 ·····	李文静 (175)
对比《红楼梦》德语和俄语全译本对“茄蚰”的翻译·····	刘 斐 (195)
《红楼梦》藏文版序言·····	德吉卓嘎 [译] (200)

史学研究

被弃绝的中国：永乐皇帝之后的帝国政策 ·····	[美]Christie Kliever [著]，汤 敏 [译]，任显楷 [校订] (201)
1939—1948年间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土地获取活动·····	范 晓 (213)

书 评

蔡方鹿：《宋明理学心性论》·····	刘 志（232）
陈建伟：《法语基础语法轻松学》·····	李改梅（234）
黄思贤：《纳西东巴文献用字研究》·····	刘 悦（237）
谭世宝：《悉昙学与汉字音学新论》·····	倪 胜（240）
俞平伯、王惜时〔校订〕：《红楼梦八十回校本》·····	徐云梅（244）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	熊利方（247）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	柯铎历（250）
《〈红楼梦〉舒元炜序本》·····	王 鑫（255）
《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	徐 婧（257）
《〈红楼梦〉三家评本》·····	甘雨鑫（261）

附 录

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0 年下半年学术沙龙活动简况·····	（267）
本辑作者简介·····	（269）
本刊征稿启事·····	（272）
本刊体例·····	（274）
首届“《红楼梦》译介学”国际研讨会征稿启事·····	（276）

CONTENTS

Interviews of Literati

- Professor Dr. Wolfgang KUBIN, University of Bonn, Germany (1)
 Professor SUN Yuming, Institute of *Honglouneng*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Arts (8)

Poema Polyglotta

- Multilingual translations of Tang poem: *Yongzigui* (continued)..... (16)
 English translation I Frank HUANG Xinqu (17)
 English translation II FANG Kairui (18)
 German translation Martin WOESLER (19)
 Slovak translation Marina ČARNOGURSKÁ (20)
 Russian translation ZHAN Dehua (21)
 Modern Hebrew translation XU Zheping (22)
 Arabic translation LAO Lingling (23)
 Thai translation LI Xinghong & Samniang FAHKRAJANG (24)
 Lolo translation ZHU Wenxu (25)

Linguistic & Grammatological Studies

- A preliminary approach to the phonetic complements in Nakhi Tomba writing system
 DENG Zhangying (26)
 A preliminary approach to the Gan-Zhi characters in Lolo writing system:
 Compared with the analogous Chinese characters ZHU Jianjun (32)
 On the re-uprising of the study of linguistic relativism abroad LIU Yunhong (38)
 On the nominal features in attribute-head [V + N] and in ambiguous [V + N]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TANG Yili (46)
 On the linguistic manifestations of Japanese demonstrative 'kore' in juridical texts
 MA Yanjing (52)
 On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Vietnamese toponyms
 HUANG Qiang & HUANG Jianhong (58)
 Features of the proverbs in *Guanchang Xianxing Ji* LIU Qinrong & MENG Zhaoquan (63)
 Towards the developing tendency of ligature by comparison of ligatures between
 Chinese Oracle and Nakhi Tomba writing systems LI Xiaoxi (73)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honetic complements between Egyptian hieroglyphic and cuneiform	ZHANG Chunfeng (84)
A historical research on the denomin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international private law”	FAN Yingjie (90)
An overview of the centennial studies of Jian'ou dialect	LU Yun (96)
A preliminary approach to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euphemism in English news	CAI Lei (103)

Literature Criticism & Cultural Studies

On Guo Moruo's artful grafting and transcendence of “das Ewigweibliche” by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HUA Shaoxiang (109)
The re-acceptance of Mu Dan: Zha Liangzheng in literary history	LUAN Hui (115)
A close reading on the poem <i>Wheat Field and Poet</i> by Hai Zi	TANG Yue (121)
A psychological fluoroscopy up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racters in the drama <i>Six Characters in Search of an Author</i>	FANG Cao (125)
An analysis on the “Schuld” in <i>Der Vorleser</i> by Bernhard Schlink	FENG Ran (132)
An interpretation on the German movie <i>Die Welle</i>	ZHANG Xu (139)
An Analysis on the expressive methods used in the movie <i>Metropolis</i>	XIAN Yue (146)

Studies of Hongloulou Translation & Communication

A probe in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Russian versions of <i>Hongloulou</i>	GAO Yuhai (152)
Pinghu and the acceptance of <i>Hongloulou</i> in Japan	WANG Zhengkang (157)
A reflection on the overseas acceptance of <i>Hongloulou</i>	LIN Xianliang (166)
A comparison on “sickness” between <i>Genji Monogatari</i> and <i>Hongloulou</i>	LI Wenjing (175)
A comparison on “ <i>qiexiang</i> ” between the German and Russian versions of <i>Hongloulou</i>	LIU Fei (195)
Dpe-skrun-gyi-gsal-bshad, <i>thog khang dmar po'i rmi lam</i> (le'u dang po nas bcu ba'i bar)	Di-kyi Chol-kar (tr.) (200)

Historical Studies

China the outcast: imperial decisions after the reign of Emperor Yongle that isolated China	Christie KLIEWER; TANG Min (tr.); REN Xiankai (rev.) (201)
---	--

Jewish land acquisition in Palestine: 1939-1948	FAN Xiao (213)
---	----------------

Book Reviews

CAI Fanglu: <i>Song Ming lixue xin xing lun</i> (On the <i>xin xing</i> of Neo-Confucianism in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LIU Zhi (232)
CHEN Jianwei: <i>Fayu jichu yufa qingsong xue</i> (Grammaire du Français: Facile et pratique)	LI Gaimei (234)
HUANG Sixian: <i>Naxi dongba wenxian yongzi yanjiu</i> (A study of the literary application of Nakhi Tomba writing)	LIU Yue (237)
TAN Shibao: <i>Xitanxue yu hanzi yinxue xinlun</i> (New notes of the study of Siddham and the Chinese phonology)	NI Sheng (240)
YU Pingbo & WANG Xishi (rev.): <i>Honglouloumeng bashi hui jiaoben</i> (A revised version of <i>Honglouloumeng</i> with eighty chapters)	XU Yunmei (244)
<i>Zhiyanzhai chongping Shitouji – Geng Chen ben</i> (A second review by <i>Zhiyanzhai on the Records of Stone: The Geng Chen version</i>)	XIONG Lifang (247)
<i>Zhiyanzhai chongping Shitouji – Ji Mao ben</i> (A second review by <i>Zhiyanzhai on the Records of Stone: The Ji Mao version</i>)	KE Xinli (250)
<i>Honglouloumeng Shu Yuanwei xu ben</i> (<i>Honglouloumeng</i> with the commentary by Shu Yuanwei)	WANG Xin (255)
<i>Qianlong chaoben bainian hui Honglouloumeng gao</i> (A manuscript of <i>Honglouloumeng</i> with 120 chapters in the reign of Qianlong)	XU Jing (257)
<i>Honglouloumeng (Dream of Red Chamber with three commetaries)</i>	GAN Yuxin (261)

Appendices

Overview of the Research Activities in “Academic Salo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WJTU (Oct. – Dec. 2010)	(267)
Brief bios of the Authors for Volume IV	(269)
Contributions Welcome	(272)
Forms and Notices of Submissions	(274)
Calling for Papers, The 1 st International Forum on <i>Honglouloumeng</i> Medio-translatology	(276)

德国波恩大学顾彬教授访谈录

2010年9月18日下午，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教授（Prof. Dr. Wolfgang Kubin）接受我院《华西语文学刊》学术访谈。王维民副院长、林克教授以及国际汉语系任显楷老师参加了访谈。以下访谈记录中，“问”为任显楷，“答”为顾彬教授。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问：顾彬教授您好。近年来您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关注，是因为您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垃圾论”。因为媒体的报道，似乎连普通人都开始对您关注起来。但实际上放在学术界，对您的研究比较熟悉的学者都明白，您对于中国文学的看法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表述，并非像媒体所说的那样，您认为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然而媒体为了追求报道的轰动性，采取了断章取义的做法，所以好像一下把您置于一个风口浪尖的位置。但如果去完完整整地阅读您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会发现其实您的看法并不是这样一概而论的。所以是否可以说媒体对于学者有误解？而公众因为只能借助媒体，也不能够完整地了解学者的看法。

答：我们在德国有一个固定的说法，大概是哲学界提出来的，就是说在人和人之间会有创造性的误解。所以，我自己也认为，我和中国的媒体之间发生的也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解。因为媒体把我的一些思想歪曲了以后，对中国读者报道说，我说中国当代文学全部是垃圾。事实上，是很多中国学者的看法在促使我重新思考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2000年我开始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时候，碰到的问题越来越多，不少中国学者或者我最好的朋友要求我停笔。他们告诉我，1949年到1979年之间的中国文学都是垃圾。所以实际上是这些中国学者提出这个说法的。很多人认为，我应当只写哲学的问题、宗教的问题、中国古代文学的问题，不要研究什么这个作家、那个作家。所以我在继续写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时候遇到了很多困难。当时，这些问题我也常和王家新、翟永明、欧阳江河谈，他们给我找出一些出路。但是呢，我自己搜集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资料不少，其中很多别人都没有。所以如果我不写完的话，谁写完呢？还有，我可能是西方学界唯一一个还活着的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汉学家。我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已经有40年了。如果我停止的话，谁代替我呢？恐怕要等10年20年以后了。所以我觉得我有一个任务，要把它写完。但是呢，我的怀疑越来越多。在发生了所谓的“垃圾事件”以后，很多很多人开始跟我讨论这个问题。我也在反思我原来的那个理解。我发现20世纪50年代，老舍的《茶馆》是很好的作品。60年代初，老舍还有一部《正红旗下》，也是一部很好的小说。70年代的地下诗歌中也有很多很好的作品。80年代，王安忆有一些很好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90年代，还有王蒙的《坚硬的稀粥》。不知道是90年代末还是21世纪初，有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按：《马桥词典》发表于1996年）。所以，好的作品总是有。但是它们是否能够代表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平或标

准，这是个问题。因为我翻译过、介绍过不少我持怀疑态度的作品。另外呢，现在在中国卖得最好的作家作品，从我们德国的标准来看，它们都属于通俗文学。也包括莫言、余华在内。而诗人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这是第一。

第二呢，波恩大学也想要国际化。所以校长他想说服我们，或者要求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经常跟记者见面。所以去年以来，记者经常来信，经常来电话，采访中国的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我都回答了。这些记者，有中国的也有德国的。好多中国的记者也想在电话中跟我谈一谈德国当代的问题。我听校长的意见，接待这些记者。但是我的中国朋友，也包括我的妻子在内——她是中国人，他们都觉得我应该跟记者保持距离。那，我是矛盾的，我怎么办呢？我自己觉得，我们两国的合作是最重要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牺牲我自己，就是说，有的时候我累得要命，那我还要跟一个记者见面吗？有的时候记者的提问会影响到我的工作，因为我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应该跟他们见面，因为基本上他们是好意的。我和中国记者见面的经验总体来说是好的。我怕的不是跟中国记者见面，我怕的是小报。他们利用别人的采访来编造他们文章，他们从来没有跟我见过面，而凭空创造一些故事，但却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这种文章我的朋友会给我看，说，你看，这些记者，他们都是小报的记者。我自己也觉得，一个学者不应该一直待在象牙塔里面。他应该离开那里，因为他对社会有一个义务。对中国的现在，对德国的现在，也许还会出现什么创造性的误解。这个误解我们应该想办法解决。我自己觉得如果我们多跟记者谈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我们会找到一条出路。反正我还没有死以前，我不喜欢听某个声音告诉我，你老把自己藏在某个地方，你的认识，你的启发，我们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基本上我自己觉得，媒体和学者应该合作。

问：您说得对。对于社会和大众，学者应该有责任和义务通过媒体这个渠道让学者的思维传达到更广的范围当中去，而不只是局限在学术界或大学。而媒体也应该懂得怎么样去倾听学者的声音，更完整地了解学者的思想。这对于媒体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那么如果我们把问题放在学术界来讨论的话，对于像您这样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汉学家，中国的学者又是怎么样来接受您的这种思考和您的著作呢？比如说像南京大学的王彬彬教授，在2010年第四期的《读书》上发表了一篇谈论您的文章。他的这篇文章，态度是很公允的。所以我很想知道，德国的学术界和中国的学术界怎么展开一个有效的交流和沟通，从而把问题探讨得更深入。

答：是。我最大的批判者是我的妻子。她是在北京长大的。她老觉得我的学术还不够好。所以我听惯了无论是谁对我的批评或是批判。如果是严肃的，那我都接受。我唯一害怕的，是别人写我的时候，说得太好，说得太美。这样的报道我不一定看。为什么我这样做呢？我怕有一天我开始骄傲，开始吹牛。所以我很少看别人写我的东西。如果有什么误解是比较过分的——比方说北京大学的陈晓明，说我是一个执迷的汉学家——我不会怪他。因为他批评我的基础不是我用德文、英文写的东西，而是我那些由别人翻成中文的书。那也有可能有些地方不是全部翻译的。比方说他说我的这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缺少一点逻辑。这我可以理解。因为这部文学史没有完整翻译成中文。其中我的很多理论，不知道是翻译家没有翻译，还是出版社觉得不重要，出版成中文书后都没有了。

问：这本书我也有。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本中文本不是全貌么？

答：20% 没有了。特别是我的理论部分。

问：这很奇怪。那这一套丛书当中其他的几本也有这个问题吗？

答：其他的书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其他的书都介绍中国古代的东西。我的这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谈到了中国的现代和当代。

问：因此这就说到下面这个问题。也就是您在这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讲过的，研究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会很冒险，因为古代的问题已经有某种定论或结论，大致大家都能接受。可是现当代文学，包括很多被评论的作家，他们还活着，在这种情况下，下一个结论就是很冒险的事儿。您的序言里面就很完整地说了这个意思。

答：对。朋友是朋友，作家是作家。比方说，欧阳江河和我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是我觉得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他基本上没写什么，那我为什么还要写他呢，他的创作好像差不多完结了。所以他的名字在我的书的注释中能找到，可是在正文中找不到。对我这样处理，他也接受。现在他又拿起笔写诗。我今年刚刚在德国发表了他的诗集。从今天来看，我那个时候没有讨论他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还有另外两个错误，多多和西川也在我的注释中。

问：因为文学实际上是在不断地发展和流动着，现代文学还没有固定，所以很多问题要谈的话就可能出现失误或者冒险。

答：是。如果你要写文学史的话，你需要距离。在当代中国，我跟很多人很熟悉，是几十年的朋友。但是，把他们作为朋友，和把他们作为作家看是不一样的。你比方说 2000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原来也是我的朋友，我也翻译过他的作品，用我自己的钱出版他的书。但是我觉得，他不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虽然对于 20 世纪 80 年代来说，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家，但是跟其他处于世界文学水平的作家比，他的水平还不够。如果高行健能够拿到诺贝尔文学奖，那王安忆、王蒙也可以，还有其他几十个人也可以。那为什么是他呢？因为人们是从政治来看他，而不是从文学水平来看他。你应该知道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基本上都是左派。所以他们特别喜欢从政治来看一个人，不一定从文学来看。所以这是一个原因。人们总喜欢问我，中国人什么时候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的回答是，诺贝尔文学奖不完全代表文学的标准。

问：从您这儿我们可以看出有不同的评价文学的标准。就在您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当中，您提出了三个标准：一个是语言的驾驭力，一个是形式的塑造力，还有一个是个体性精神的穿透力。这三个标准都是着眼于文学性的。而像刚才我们说的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则标准可能更多的是着眼于政治的。实际上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中，可能有很多作家的

作品的文学性很差，但是在政治上有一定的意义。比如说丁玲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其实丁玲作品的文学性不算高，但是她的政治特征很明显。所以也可能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点。那这里就有一个跟您的标准之间的差别。这个您怎么看？

答：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丁玲早期的作品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但是我同意她在文学性方面有问题。她去延安前后写的作品有一些写得很好。另外呢，德国的翻译家可以把中国作家的思想、意识、内容翻译成很好的德文。例如巴金，巴金的《家》语言艺术性差一些，但是他的思想我理解到以后，我可以把他的作品翻译成很好的德文。他的作品在德国非常成功。一个翻译家这样做有好多原因。最重要的是，从内容来看，巴金初期、丁玲初期的作品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同意你的看法，丁玲不一定是 20 世纪最好的女作家，萧红和张爱玲她们相比就要好很多。

问：也就是说文学的标准是多元的，可能引起人们的兴趣点也有不同。

答：中文作品经外国译者翻译后，在语言、形式、世界观上都没问题。比方说鲁迅。20 世纪还有钱锺书、沈从文也算在内。

问：您这三个标准着重于文学性，所以您推崇鲁迅和沈从文。对这三个标准中的形式的塑造力您能不能再谈一谈？

答：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创造他自己的形式。比方说鲁迅，他不是创造了散文诗吗？这个形式好像在鲁迅之前的中国文坛就没有。

问：就是说这是这个作家的作品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形式。如果一个作家能够做到这一点，创造出的一看就是这个作家的东西的形式，这就是形式的塑造力。

论翻译与创作的关系

问：您评判中国文学的几个标准中，还有一个，您特别看重作家写作的外语能力。您很强调如果作家有外语能力的话，会对他的写作有所帮助。这一点在您看来，今天的中国作家和五四前后的中国作家相比，是不是还是有一点差距？因为五四前后的中国作家很多还可以做翻译的工作，但是“文革”以后的中国作家，他们的外语能力相对来讲就要差一点。

答：你说得非常对。为什么多年以前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属于“世界文学”？因为他会外语，搞翻译。如果从德国来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重要的德国作家们都严格地搞过翻译。德国作家伯尔（Heinrich Böll），他是于 1972 年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1945 年战争结束以后，他说我们应该重新学德文，我们的德语已经被纳粹分子破坏了。他是怎么学德文的呢？他开始翻译美国短篇小说，将英文的小说翻译为德文，从而学习怎么写德文。另外呢，我因为受到了唐诗的影响，我在写诗的过程中经常破坏固定的德

文的语法，而使用所谓唐朝诗人的语法来写诗。从德文来看，我的语法很有问题，从诗意来看，一点问题也没有。庞德学习汉字，学习翻成英文的唐诗，然后他把《论语》之类的著作翻成英文，在英语国家开创了一条全新的路。如果他没有碰到汉字的话，他有可能就不会成为一个我们认可的伟大作家。另外呢，我们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荷尔德林，不是由你们的林克教授翻译成中文的吗？他是怎么写中国诗歌的呢？他原来翻译古代希腊诗歌。所以他用古代希腊文的特点，用古代希腊诗歌的格律，来写德国诗，但是他完全把德文诗歌希腊化了。所以无论是庞德，是荷尔德林，是我，外语都帮了我们的忙，让我们从外面看我们的母语是什么。

问：通过做翻译，对文字的锤炼是非常有帮助的。需要咬文嚼字，一点一滴都要弄得很清楚，所以有助于锤炼自己的母语。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二战”以后对于德语文学的恢复很有帮助。中国实际上也有一个类似的情况，就是“文革”对传统中国语文的破坏，而这种影响恐怕到现在都还在持续着。

答：是，昨天舒大刚^①也是这么说的。我们还是在用这种方式来写文章。

问：所以需要引入一门外语，通过外语来锤炼自己的母语。

答：是，外语对于作家有好处。因为我搞翻译，我能够通过翻译提高我的德文水平。每一次我翻译你们最复杂的诗人的作品时，我根本不知道用德文应该怎么下笔。逐渐我找到了合适的路，我的德文就提高了。这也帮助我写新诗。为什么呢？德国不少人还会用普遍的词汇来写诗，比方说“太阳”、“月亮”、“秋天”等等。但是欧阳江河这批人他们现在会把“快餐”这样的词引入诗歌，成为他们创作中很重要的一个词。原来没有什么德国诗人敢用“快餐”来写诗，所以我从他那里发现，啊，“快餐”也可以入诗，那么我也可以试试看，用新的词，用我从来没有用过的词，来写诗。

问：如果我们再把问题放到中国诗人这边，您觉得现当代的中国作家，他们的外语能力——如果有的话，是不是也足以达到使他们锤炼汉语母语的目的呢？

答：是，肯定是。因为我们的词汇和他们的词汇不一样。我们可以互相学习彼此的词汇，然后觉得合适的话，可以拿来运用。

关于“中国文学史”丛书

问：在中国的学术界，大家接触比较多的是英语。所以中国学者对于德国学术界，尤其是德国汉学界的著作，能够直接从德文阅读的就比较少。所以现在能读到顾彬教授编的这套“中国文学史”丛书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这套丛书是德国汉学界的一次集体亮相，让不能阅读德文的中国学者能够了解德国汉学家的思想。请顾彬教授谈一谈您主编这套“中国文学

^① 2010年指9月17日在四川大学的讲演——编辑注

史”丛书的思路和想要达到的目标。

答：我认为中国文学从《诗经》开始就属于世界文学，所以德国人应该多了解。我编选这套丛书，是想给德语国家的读者介绍中国最丰富的文学传统。这里插一句说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很多人还没有注意到。中国诗歌从《诗经》开始就押韵，但是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没有，西方文学很晚才有押韵。为什么是这样，我不能够解释。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还有呢，我特别喜欢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而中国当代文学有一些问题。我老认为，中国文学是我的爱好，我从中感觉到快乐，所以希望别人跟我分享。在我编辑完了《鲁迅全集》之外，我觉得我还有很多力量，我可以写出一部让世界吃惊的中国文学史。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破坏那些传统的、保守的中国文学史。比如美国出的中国文学史，对文学是什么、哲学是什么、历史是什么还是分得不清楚。文史哲不分，这个影响到所有汉学家写文学史的工作。在德国，早从1920年开始，我们就有中国文学史，到现在还在出。但这些书还是会把庄子、司马迁放进去。而我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历史是历史，哲学是哲学，所以我的文学史，根本没有什么哲学，根本没有什么历史。我要求区分的是，诗歌是诗歌，小说是小说，散文是散文，等等。所以这套丛书的每一个作者，是按照上述文学分类来分工的。这套书我们从1988年开始，一直到2002年才能够出版，这里面有好多好多原因。有人发现这个任务太难，于是离开。另外呢，德国最大的出版社，原来想在他们那里出版，但是出版三本书他们要求我们给他们10万块。我们不是商人，没办法找钱，找出版经费是他们的任务。然后呢，过了三年，我们的书稿还在睡觉。最后我找到了一个出版社，是一家图书馆出版社，就是说他们专门为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出书。他们说好吧，来吧，因为世界上还没有这样一套中国文学史的丛书，一共10卷。他们不要我们的钱。因为这套书可以卖到美国、卖到日本。他们能够盈利。

问：这是这套书在德国的出版情况。在中国的话，目前这10卷书好像还没有全部出完。我手里只有3卷。

答：对。今年会有两卷还是三卷出来。明年会有一卷。但是我发现，在德国看我们的书的人特别少，但是在中国特别多。比方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德国可能一共才卖了270本。但是在中国已经卖了1万本了。

问：是否是因为在西方学界，中国文学研究是一个非常小的题目，只有研究这个领域的学者才会关注？

答：不是。是因为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大家关注的都是中国的经济。

关于《红楼梦》在德国

问：最后一个想同您交流的问题。我们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目前正在做一个《红楼梦》翻译研究的项目。《红楼梦》在德语世界也有相应的翻译，比如史华慈和吴漠汀合作翻

译的《红楼梦》全译本。关于《红楼梦》在德国的研究您能不能谈一谈呢？

答：情况是这样的，虽然我们在 1930 年代，有一个很好的《红楼梦》的翻译本，但是呢，到 1992 年都好像没有什么人写出关于《红楼梦》的文章或者书。1992 年是《红楼梦》出版两百周年（按：程乙本《红楼梦》刊刻于 1792 年）。我自己觉得这一年有必要在波恩大学开一个《红楼梦》的座谈会。因为在德国，基本上没有什么《红楼梦》的专家，所以只能请一批学者来谈一谈《红楼梦》。当时会议上学者们是从不同的视角来谈《红楼梦》的。我还记得一个汉学家，因为他的专业是医学，中医，他就从中医谈《红楼梦》。我的主题是“忧郁”，英文说 melancholy，所以我从忧郁谈《红楼梦》。会议的论文我编辑成一本书。这本书好像是在 1999 年出版的。可是这本书出版之后，我感觉没有什么大的影响，这非常可惜。两年以前我在北师大上课的时候，有一两个记者，专门来跟我谈《红楼梦》在德国的接受。他们要求我给他们这本会议论文集，他们觉得这本书里面的文章大部分是很好的，应该翻译成中文。另外，《红楼梦》本身在德国的翻译已经有了新的译本。1930 年代的《红楼梦》译本是节译本，1000 页，德文水平是非常高的。而现在新的翻译大概有 3000 页，把《红楼梦》全部翻译成德文了。但是是小出版社出版的。这个出版社特别小，小到只有一个人。另外呢，出版社和译者发生了很大的矛盾，他们公开互相打笔仗，弄到现在没有人想看这本书了。我两年以前有个机会到吉隆坡，介绍《红楼梦》在德国翻译的情况。译者希望我夸他，他对我特别不满意，写了非常不友好的信。但是我还是想跟他交好，因为他是个很好的翻译家。我自己出这本《红楼梦》的书，写了很长的序。还在吉隆坡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这篇文章是用英文写的，后来也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发表。我老是从忧郁和年轻人的期望来看《红楼梦》的问题。那个时候人们很满意，但是我自己不是一个《红楼梦》的专家，因为《红楼梦》的问题比较复杂。所以我不敢说我真的了解《红楼梦》，我是想试试看。另外呢，中国 1987 年版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在德国有播放，有很多人看。

问：中国人对于《红楼梦》有很深的感情，认为《红楼梦》是非常伟大的作品，很想把《红楼梦》推广到世界上去。可是无论是翻译的书还是电视剧，还是会让西方人觉得有很多理解上有困难的地方。

答：外国读者的困难在哪儿呢？第一，这部小说很长。第二，太多人物。另外呢，还有这么多诗歌，每一个人的名字还有别的含义。那你怎么翻译呢？你看德文，你可能觉得好看，但是如果译者要解释清楚每个人物名字的含义，就需要好多好多的注释。而不断地停下来看注释，就会打断阅读的节奏。

问：您说得很对。您关于《红楼梦》的看法也给了我们很多启发。今天的访谈非常成功。占用了您宝贵的时间，向您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任显楷 [问题设计，记录整理]）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孙玉明研究员访谈录

2010年10月13日上午，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俞森林、李海振和任显楷老师在西南交通大学信息楼，对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孙玉明研究员进行了访谈。以下为本次访谈实录：

问：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孙玉明教授接受我院的访谈。孙教授对《红楼梦》在日本的翻译史和接受史有非常深入的研究。您的《日本红学史稿》填补了国内相关研究的空白，对我们的课题也有很大的帮助。从我自己的总结来看，《红楼梦》的日译本似乎比《红楼梦》在海外其他国家的传播更广、读者更多一些。我们发现，在欧美，除了汉学家知道《红楼梦》以外，普通读者知道得比较少。而在日本呢，《红楼梦》甚至还出版过中文的原版，这一原版在两三年间翻印过两次。这足以说明《红楼梦》在日本的读者群非常之广。但问题在于，相比《三国演义》，《红楼梦》在日本的受欢迎程度还是有所不及。这样一种局面，请问您怎么看待？

答：《红楼梦》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但在国外并非如此。像日本、韩国这些地方，汉学研究有比较久的传统，所以对《红楼梦》还有所了解。而在欧美，对《红楼梦》确实就比较陌生。就算是在日本，《红楼梦》的影响还是有限。像《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聊斋志异》，还有“三言二拍”、《西游记》等，这些作品在日本的影响力都比《红楼梦》大。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跟翻译的水平有关系，另一方面是知识结构的问题。别说他们，就是咱们现在的年轻人读《红楼梦》，都只是了解情节，很多细节是完全看不懂的。这就需要读者了解《红楼梦》时代的历史文化背景，需要相当的知识结构来支撑。当年某高校有一个美国留学生，非常刻苦，汉语学得很好，上《红楼梦》课时学得也很认真。到了最后，他问了一个问题：林黛玉和贾宝玉既然不能结婚的话，为什么不一块儿私奔？这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他不知道在中国封建时代大家族的青年男女是不可能私奔的。所以对于他的问题，我就反问了一句：你们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为什么不私奔，要双双殉情？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都是说书体，是传奇故事，一般老百姓愿意接受，“三言二拍”比较贴近于小市民的生活，所以它们可以很容易地普及下去。《聊斋志异》呢，稍一翻译，其实就成白话文的了。在民间，人们很喜欢讲聊斋故事，但使用的语言完全是大白话。用白话来讲述《聊斋志异》的故事情节，成为《聊斋志异》能够极大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红楼梦》或《儒林外史》这类的小说却有根本的不同。举一个《儒林外史》的例子：范进中举。范进中举以后，他母亲高兴过度，死了，范进就得为母守孝。按照封建礼制，儿子守孝三年，他得穿素服，吃饭也得吃素的，不能沾荤。但范进中举后呢，成了地方名人，大户人家纷纷请他去喝酒吃饭。他到了一家，主人摆的是镶金的象牙筷子，那是很奢华的。主人说：请。范进不